

489

1954

# 北平周報

第九十八期

評壇

本期要目

五中全會應注意國防建設

平冀劃界糾紛平議

奧地利到那裏去？

大戰前夕中國外交應有之動向（續一）

日本的軍人與政治



民

波

華華

郝廷柱

茅生譯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

每份定價五分 半年一元五角 全年二元

通訊處：北平交道口東大街三十九號

電話：東局三三五二



### 五中全會應注意國防建設

民

五全代會展期後，五中全數如期于本月十日在京開幕了。這次會議前的好況，為歷屆中全會所未有。據據數年，根深蒂固之江西匪患已告肅清；全國統一之局漸臻鞏固，即西南與中央關係，亦似好轉。國事前途，頗有即入光明之希望。

可是從外侮方面看，雖然不見得日急，危機却未緩和。倫敦預備會議破裂，列強相率擴充空軍，國勢有必至；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爆發，更迫于眉睫。我國如何始可免為魚肉，不致戰後而仍喪權失地，是目前急待注意的問題。

據報上記載：本次大會所研討的主要問題為團結，憲法與劃分中央地方職權。團結的前提是分裂，這個問題從民國十五年以來，幾無日不在吶喊中，然而團結于此，則分裂于彼，始終未曾實現過圓滿的團結。近來王寵惠博士

二

奔走港粵，即為的請胡漢民先生北上，與中央合作。吾人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是中央有一定的準繩，凡是同志贊成中央辦法的都可到南京去負責，如因政見不同，或者關意見氣，講條件，則惟有聽之而已。（見拙著本報第九十一期「團結與苦幹」）至于憲法，依照總理建國大綱規定，是應該在達到憲政時期階段時，由國民大會議決頒佈施行，所以對於這次立法院起草的憲法草案，不過由大會加以審查而已，並無特別重要性。劃分中央與地方職權問題，有總理的建國大綱可為依據，復有汪精衛電作具體之陳述，只須加以通過，按步施行即可，不至發生若何疑義也。（吾人對此問題意見可參看本報上期「劃分中央與地方職權問題」）。

除此以外，尚有一問題為本屆大會所不可忽略者，即為國防之建設。所謂國防，範圍極廣，軍事僅其一端，其他如外交，內政，生產建設等等，要皆為國防之一部，非有整個計劃，各方兼程並進，步調齊一，難收相當之效果。其他若流匪之須澈底肅清，議決案之應逐步推行，固無待吾人之喋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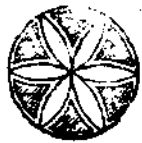
## 平冀劃界糾紛平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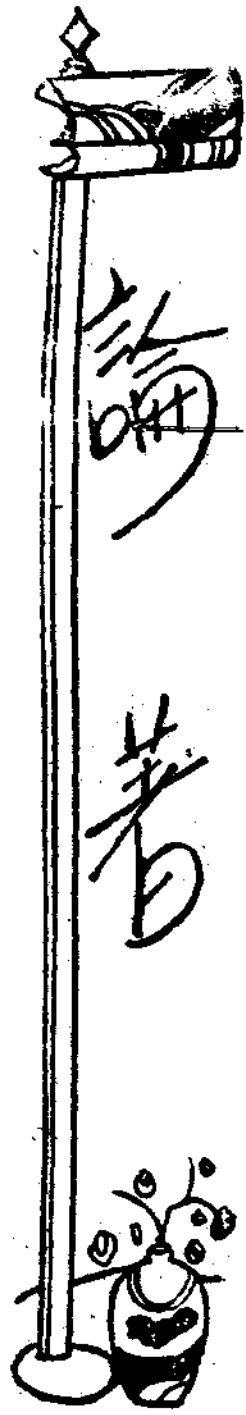
波

北平舊爲我國京都，文物薈萃，人口繁密，國民政府雖然奠都南京，而北平仍然列爲五大特市之一。屈指計之，北平設市，業已八載，市長更換，亦達四次，在表面上之道路修築略有成績，而實際上之行政管理積弊如故。社會風俗之矯正，義務教育之普及，衛生設備之改良，人民負擔之輕減，更不足道矣！河北省府地接北平，受同一政治勢力之影響，亦曾數度改組，其成績已與北平等量齊觀，不相上下。吾人爲北平市民抑爲冀省公民，惟感同一苦痛，何界限劃分之可言！

一年來北平當局整頓市政，稍有頭緒，即作擴大市區之計劃，似乎原有之市區大小，非併大興與宛平於北平範圍之內，不能庶能發展其鴻圖。但此二縣係屬冀省管治，平市欲併之，冀省則難捨，於是引起平冀劃界之糾紛。中央對此問題，無具體之意見，殊欠妥善，派員來平疏通，亦未能爲之解決。平冀兩方意見相差甚遠，遂有移京談判之舉。據報記載，中央當局已召平冀兩方作正式與非正式談判數次，意見尚不能趨於一致，大約中央左右爲難，只可任此糾紛延長下去，或不了而了之矣。

依據統計，北平市之區域已達七百餘方公里，其範圍之廣，已爲我國各大都市之冠。以目前之人力財力論之，北平之物質建設與治安維持，已屬萬分困難，若再合併大興宛平二縣豈更容易？且也，北平爲文化集萃之區，學校林立之所，市政之一切設施，隨有其特具形式，斷不能與他市或縣治相同。大興宛平爲農業縣份，人民之生活習慣與都市迥然不同，與北平尤有至大差別，若與平市合併，在人民方面已感不便，而在平市當局方面亦有桎鑿之虞。吾人以爲北平市政有其特種性質，維護故有文物爲其重要任務，平冀之地界可以重新劃分，但不能狂言擴大，隨便縮小，應按人民生活之相同，文物古蹟之所在，作爲最基本之原則。凡今不宜屬縣者應併於市，凡今不宜屬市者應歸於縣。據聞北平當局之擴大市區計劃，絕非依照此種原則，偏受某方之聳言，另具特殊目的，則吾人不敢苟同。惟望中央政府不受任何一種勢力之要挾，對此問題審慎處理，而使糾紛得以公平解決。平冀幸甚，中國幸甚！





## 奧地利到那裏去？

華 華

現在世界上有兩個行將爆發的火藥庫：一在東方，一在西方。東方的火藥庫就是日本帝國主義陰謀攫併的滿洲，要不是因爲西方各國正忙于準備西方火藥庫爆發後的應付工作，則東方火藥庫在「九一八」事變後或許早就爆發了。所謂西方火藥庫從前係以巴爾幹半島爲中心，現在已經移到中歐的奧地利了。蓋在目前複雜錯綜之歐洲國際形勢底下，奧地利不僅成爲德義爭霸必爭之地，而且是維持歐洲均勢與國際和平極主要的因子。短小精幹之陶爾夫斯所以被認爲奧國拿破崙，本年二月事變之所以發生，「七二五」事變之所以爆發，以及陶爾夫斯之所以成爲緊急變動之奧國政局下的犧牲者，無一不是証明強鄰虎視眈眈之奧國，已經成爲歐洲帝國主義者嗜潮的焦點與決鬥的戰場。

這是毫無疑義的，「七二五」事變至少包含兩種重大的意義：第一，奧國國社黨的暴動，事前得到德國政府的援助並且經過周密的準備；第二，暴徒唯一目的是在推倒反對德奧合併的陶爾夫斯政府。德國在奧勢力的伸張必然引起義大利方面重大的反感，德奧合併在一般歐人看來又是玩着炸彈的把戲，各關係國都是絕對的表示反對。所以陶總理之被刺，馬上引起義大利軍隊的動員，二十年來苦心支撐的歐洲和平幾乎被其破壞。但是，不久，新聞界傳出「維也納平靜無事」的消息後，這個富有國際意味之政治變動在人們腦海中逐漸模糊起來而成爲「過去的事蹟」了。

如今陶爾夫斯是長逝了，許士尼格的新政府是成立了，義大利邊境軍隊撤退了，巴本使奧事也償了德國的願望而見諸事實了；歐洲政局暫時似乎可保小康，然而奧國前

途的演變究竟是怎樣的呢？此事對於歐洲政局的發展關係至巨，關心國際的人對此不能不有明確認識。檢討過去奧國政局的演變及推測牠未來政治的動向便是本篇短文的任務。

## 一一

「奧地利」這個名詞首先發現于歷史上的，是在九六六年，德國皇帝鄂多第三所簽字的一種文書裏面。八世紀末葉，所謂奧地利不過是查理曼皇帝統屬下一個邊防長官的轄地。十世紀中葉以前，該地爲何人所佔，九五五年始由德國皇帝鄂多大王率軍擊破何人奪回其地，重置爲奧地利邊防區域 Austrian March 直轄於巴威路公國。此一千年前鄂多大王的偉業即是今日奧地利帝國發祥之基點。

奧地利邊防區最初是由巴本堡王朝 Babenbergs 統治。一一五六年取得德國議會的許可脫離巴威路，另建一大公國，並在今之維也納附近地帶修建首都，略具近代國家之雛形。到了一二七三年奧地利始歸哈布斯堡 Habsburg 王朝統治。三十年戰爭 (1618-1648) 以後，奧國的版圖大爲擴充，除本土外，更領有波希米亞，匈牙利，尼得蘭以及義大利之米蘭與兩西西里。一五二九年和一六八三年土爾其

人雖曾兩度進攻奧地利，直迫維也納的近郊，結果都被擊退。一八〇六年拿破侖擊敗奧軍後，神聖羅馬帝國便在拿破侖鐵腕之下宣言消滅，而事實上等于世襲之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便在此時改稱奧王。一八一二年，建築於拿破侖政權上面的法蘭西帝國瓦解以後，根據所謂正統主義又把德意志國家恢復起來。不過此時之德意志不是過去那樣空有其名的帝國，而是奧國勢力支配下之稀鬆的聯邦。

關於德意志組織問題在維也納會議中曾經引起重大的爭辯。奧地利與普魯士對於該項問題意見顯然分歧。普奧雖然都想奪取德意志國家的領導權，但是他們所希望組織的國家形式却是兩樣。

當時關於德意志組織問題可有三個不同的方式：①世襲的帝國，②強固的聯邦，③緩弛的邦聯。普魯士與巴威路反對帝國的復活，普魯士代表更主張組織強固的聯邦，因爲他們知道小國多視普魯士爲適當的領袖。但是奧國代表梅特涅反對普魯士代表之主張，自提一種方案，主張採取寬泛的邦聯組織，使各國仍舊保有其主權而自己則爲他們的盟主。結果梅特涅政策勝利，包括三十八國組織稀鬆的邦聯終于宣告成立。普魯士的主張雖然沒有貫徹，但是普魯士之成爲奧地利爭取德意志國家支配權之勁敵，在會

議中已經得到事實的證明。

維也納會議以後，德意志邦聯成爲德意志各君主對內外交的場所。普魯士與奧地利兩個「強國」就在這裏充分發揮其外交天才對付他們自己的人。一般德國人都相信唯有普魯士可以成爲統一德意志民族有效的領袖，因爲他們認爲民族權利的奧地利沒有資格來做民族統一運動的領導者。一八五九年德意志各邦所組織的民族聯合會，不是要求普魯士領導之下來完成德意志統一的大業嗎？

一八六四年丹麥放棄斯列斯威和荷爾斯泰因 Schleswig-Holstein 的領土，重新恢復普魯士「邦交」的破裂。一八六五年分斷條約 Treaty of Gastein 的簽訂仍不能避免一八六六年的普奧戰爭。這次戰爭雖然係由奧地利首先動手，但普魯士對內對外的態度已極完全成熟，當然不能不爲爭取德意志國家的領導權而毅然應戰。這時普魯士的實力非常雄厚，故在七週之內就能結束戰事而確定普魯士領導德意志聯邦的特權。普拉森條約 Treaty of Prague 成立，奧地利乃被普魯士排斥于德意志帝國之外而不得參加新的聯邦組織。戰後的奧地利于翌月即宣佈組織所謂奧匈帝國，此種狀態一直維持到歐戰爆發的前夜。一九一四年奧地利雖然站在同盟國方面，對於協約國實行作戰，可是此時之奧

國祇是同盟之一「國」而不是德意志之一「邦」了。

### 三

戰前的奧地利爲歐洲六大強國之一，據地二十六萬哩，人口五千二百萬。一九一九年十月九日在巴黎附近墨門簽訂的和約便把昔日膨大的帝國變成支離破碎不能通海的小國。從前同屬于帝國之各民族如匈牙利捷克波蘭哥斯拉夫等民族自行建國的結果，現在所存者僅有維也納，上奧地利 Upper Austria，下奧地利 Lower Austria，斯泰利亞 Styria，加林西亞 Carinthia，泰洛爾 Tyrol，薩加爾堡 Vorarlberg，沙里堡 Salzburg，堡根蘭 Burgenland 九省，合計領土三萬二千方哩，僅佔戰前八分之一。同時人口方面也比戰前減少百分之七八。現在奧國人口總數不過六百七十萬人，日耳曼人佔去六百五十萬，德克斯羅亞人捷克人哥羅西亞人馬札兒人最多不過六萬人，稀稀成奧國的少數民族了。

大戰對於奧地利所加的創痛還不止此。最使奧人感到戰後的慘痛的是舊有自給自足經濟組織的破壞。礦產最多而工業最盛的保希維亞，現在已劃入捷克領土之內，多瑙河流域最大港倉又爲匈牙利所專，有亞特蘭亞海岸岸又分

割于南義兩國。因此，戰後的奧地利不但土地與人口突然銳減，他如工業生產物，工業勞動者，都比戰前減少了許多，而煤炭保有量僅及戰前百分之五，主要生活資源的消失，充分證明戰後的奧地利已經失掉獨立國家之經濟條件——自給自足的條件。

不但如此，由於各國提高關稅壁壘的結果，使得奧國貨物失掉了許多國外市場。試觀最近數年來奧國國際貿易的動態即可明白近年來奧國入超情形的嚴重。

輸出總額	輸入總額	入超總額
一九三一 一三二六·八	二、一二〇·〇	八八三·二
(百萬先令)	(百萬先令)	(百萬先令)
一九三二 七八三·八	一四〇二·六	六一八·八
一九三三 二九六·一	四五六·八	一六〇·七

上表入超的數量形式上雖是逐年減少，但是總括研究起來，則一九三三年「一六〇」百萬先令入超的數字與一

三九一年「八八三」百萬先令的入超數字却有同樣嚴重的意義。因為一九三一年的輸入佔同年輸出百分之一五九，而一九三三年的輸入亦佔同年輸出百分之一五四。可見輸入數字形勢上的減少不能說明奧國國際貿易的好轉。

總之，歐戰以後奧國的物質基礎既是那樣的支離破碎，國際貿易又是這樣麻木不仁，國家財政陷於絕境當然不得不專靠借債以渡日了。戰前奧國國債只有一三七，七二〇·〇〇〇先令，戰後則為二、二二六·〇九四·〇〇〇先令。奧國在這種巨大國債壓迫之下，不但國民生活異常困苦，即整個國家的命運也是不絕如縷，在外資支持之下苟延殘喘。奧國將如何保持其獨立的國體，這不但是奧國內政政治家最為苦心焦慮的問題，而且是維持歐洲和平最重要的關鍵。據境迫使奧國政治家必須找尋一種光明的路線，十字街頭之奧國又怎樣去選擇她的出路呢？（未完）

## 大戰前夕中國外交應有之動向（續一）

郝廷柱

### 第二 蘇聯集團之鬥爭政策

蘇聯在今日的國際間，其經濟的軍事的重要性，確屬

次要，然其政治的重要性，則比之任何國家，亦不多讓也。蘇聯建國後，因積極鞏固其基礎，與反抗帝國主義集團

之壓迫封鎖，其所採取之政策如下：

① 促進世界革命：世界革命觀念：即為蘇聯外交政策的奠基石。當其建國之初，認為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不能並存；而處於帝國主義包圍之中，更將難於立脚。根據此種理論，遂積極促進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企圖赤化歐洲，造成若干蘇維埃國家，以增長自己營壘。例如一九一八年維也納的暴動；一九一九年匈牙利所暴發的蘇維埃革命；一九二〇年意大利的蘇維埃革命；均為蘇聯所指使與援助，但結果均未成功。蘇聯在西方促進世界革命的政策，一時既未收效，遂復採取第二個政策，——扶助弱小民族獨立運動。如有人以為蘇聯此時已放棄其第一個政策，停止世界革命運動乃為大錯，蓋蘇聯直至今日，亦未放棄世界革命之企圖與運動也。

② 扶助弱小民族獨立運動：蘇聯認為弱小民族為帝國主義者殖民地，是帝國主義之基石，弱小民族一旦獨立成功，帝國主義的基礎必至動搖而日趨於崩潰。蘇聯根據此理，故於促進世界革命政策失敗之後，遂轉向採取扶助弱小民族獨立運動政策。

③ 努力經濟建設：窮兵黷武的共產主義，已增加人民的負擔至無可忍耐的程度；結果產生若干有危險性的農民暴動與軍隊叛變，所以經濟建設，乃是應運而生的方針，其目的在使民衆於生計教養上得以稍事喘息。現在的蘇聯政府已漸思與列強成立暫時妥協，甚或與資本主義國家成立相當程度的合作，而在九一八事變之後，蘇聯更企圖與日本締結和平協定。此並非世界革命政策之放棄，不過因環境狀況改變之故，而不能不用比較適合於新時代的方法以求漸進現實耳。

### 第三 弱小民族集團之鬥爭政策

弱小民族集團為帝國主義之支持者，且其本身具有不可侮之勢力。惟因地理及其他種種關係，弱小民族集團之聯合戰線，在今日尚未十分堅固。不過此種運動，現亦開展甚速，在某種場合來臨，不難一舉而摧毀帝國主義之基礎，就其已往鬥爭史觀察，則其所採政策，可以左列二者概括之：

① 反對帝國主義：就弱小民族之現勢觀之，反對帝國主義實為必然與必要之政策。帝國主義對其所施予之壓迫蹂躪，不能一蹴而去之，則弱小民族絕不能



獲得自由平等。自戰後十數年間，各殖民地對其宗主國之反抗，屢仆屢起，再接再厲，即爲此種鬥爭之具體表現。

② 聯絡蘇聯集團：弱小民族集團於進行獨立運動過程中，當然與反帝之蘇聯採取聯合態度。如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等國與蘇聯有密切關係，早爲一般週知之事。即如印度埃及等地之革命運動，亦莫不與蘇聯有若干之關聯也。

#### 第四 無產集團之鬥爭政策

無產集團之鬥爭政策，可以分爲下述兩種：

① 議會運動：此項政策，多爲改良主義派所採用。即組織政黨參加選舉運動，以圖於議會中握得大多數，而便己黨主張得以實現。支持此種政策者，以英德二國勞工組織爲代表。

② 革命運動：無產集團，另一鬥爭政策，爲直接行動。即應用暴力一舉顛覆統治階級取而代。蘇聯之成功，即係採取此項革命政策。第三國際領導下之共產黨即遵守此項原則者。

#### 四

北 平 週 報 第 九 十 八 期

上述各集團鬭爭之政策，給予吾人對於現代世界形勢一概括之輪廓。但其政策在實際上所表現者，却常因客觀事實之要求，而爲曲線式或相反式的進行，正所謂策略作用也。設吾人於此未加了解，則對於九一八事變後，國際間錯綜變幻之情勢，必然是莫明其妙，墮於五里霧中而不自知也。然只須吾人對於各集團之本質與其鬭爭政策，有深切之認識，則對於不論如何複雜變幻之情勢，亦不難知悉其來龍去脈。因策略之作用，常使鬭爭之陣容發生變化，而左右勝負之結果。故吾人對於九一八事變後，各重要勢力集團所採之策略，不能忽視，而有敘述之必要矣。

#### 第一 日本之策略

遠東形式之展開，爲日本帝國主義者勇敢的揭開序幕，而自居於主角之地位。但彼深知此幕悲劇之棘手，而爲眩惑敵人之視線計，故盡力運用以下之策略：

① 對華策略：任何國家之外交方針，於相當範圍內，均有臨機應變之權衡，均有不受既定方針限制之自由。請看日本對華策略，方式之絕不相同，益足証明外交方針之詭詐性。

(a) 造成對華聯合戰線：日本一面利用帝國主義集團對弱小民族侵略之共同性，企圖移轉其對東

三省之強佔事實，爲中國對帝國主義集團之衝突。是故日本宣傳九一八事變之起因，爲中國破壞其既得權益，中國不遵守國際信義，不履行既存條約；以刺激各帝國主義自身在中國權益之不安心理，而容許其盡量加以「懲膺」。以後更公然於致國聯之正式文件中，宣稱中國爲無組織之國家，不能享受現代國家之待遇。而於密秘中，更盡力進行共管中國或瓜分中國之計劃。如提議中國各重要城市如上海，南京，天津，漢口，廣州等地，不得駐紮中國軍隊，更宣稱中國之反日運動，不僅以日本爲對象，爲以整個帝國主義集團爲對象，若英美助中國以壓迫日本，則中國更將於勝利之後，必進而反抗英美，實不啻英美之自殺政策。在彼進攻上海之前，曾一度宣稱中國軍隊有奪回上海租界及公共租界之企圖，且亦形諸正式公文，後之與十九路軍作戰，實不啻充各國之護衛。日本此項策略，雖因帝國主義集團內在之矛盾，未收十分效果，但於過去亦曾得若干之成功。

(b) 企圖中日合作：日本上項對華策略，既未能獲

得十分效果，遂又不得不兼行第二種策略。蓋以日本佔領東省，若不得中國承認，終無法律之根據，而形勢之演變亦將難於預測。據傳廣田以對華外交之成敗，爲進退之決心。日本對國聯與其主要會員國，於最近之將來，絕少轉變局面之良好機會。而對美對俄之妥協，亦復困難多端，故其唯一最好之捷徑，無如用手段使中國變相屈服，或進而合作。如此則不獨滿洲問題，得中國承認，他人無容置喙，且如中日合作果能成功，則日本更增進對俄對美作戰之決心，東亞問題，即可由中日合作而得到解決。但如此不過爲日本於國際上開一康衢，然中國易地而處，則將完全受國際厭棄。同時在日本方面，又恐中國將來之報復反抗更將加緊控制，決不能因滿洲問題之承認，而寬容中國也。故中日妥協，乃中國失去同情與自信，而遭舉世不齒，任其玩弄之第一步。若更因中日合作，而促進日俄或日美之戰爭，日本勝，則中國變爲日俄戰後之朝鮮，大可從容合併；日本敗，則中國變爲歐戰後之奧國，與日本同

受慘酷之處分。故在帝國主義之日本時代，實無中日合作之可能也。日本雖言之天花亂墜，吾人終相信，中國人肯受其欺騙者幾希。若大吹大擂，而主張中日合作之中國人，吾則不知其居心矣。

④對美策略：美國為太平洋三強之一，且與日本在中國之利害衝突，無法調解。惟因不能單獨施行武力干涉，仍徘徊觀望。日對美策略：第一、拉攏英法，使不為美用，以孤美勢，則美雖有所不甘，亦不敢採斷然之手段。第二、日本認為中國若得美國聲援，則不易屈服，故希冀獲得美國之諒解，以便於中國之屈服。第三、日本以為中國依賴國聯，而國聯若無美國為之靠山，則亦將無能為力，故擬極力拉攏美國，予國聯以釜底抽薪之打擊。第四、日本以為根本解決中國問題，對美或對俄，乃至對美俄聯合軍之作戰絕難避免，故最好能對美發現一妥協之路，以便專心對俄。是日之策略，不論聯美或排美，要皆以解決中國問題為中心者也。

⑤對俄策略：日本之另一策略，即利用赤白對峙之

關係，造成對俄聯合戰線，而尤以能得美國之諒解為最上策。（石井去函過一遭沒有結果，廣田仍要繼續進行）。因為對美妥協如果成功，不獨對俄外交無用，且更可以積極對俄挑戰。若和美國作戰，每以太平洋利害關係，最易惹起英國之參加，若對俄作戰，則以赤白對峙之關係，縱不能得到其他國家之幫忙，但至少亦不至助俄。且對美作戰之結果，勝亦不過屈服現在中國之統治階級，同時不免有驅使無產階級與俄合作之可能，而失敗後之有產階級亦易轉向聯俄之一途，欲根本解決中國問題，當以敗俄為直截了當。故日俄戰爭之可能性較諸日美戰爭之可能性為大。故廣田外相，如同時向美俄運用外交，至少對美為讓步，對俄為要素。美俄外交，實質上雖一般重要，而外交次第，則有輕重之不同。

⑥對國聯與英法歐洲諸國之策略：此在最近固無具體表示，然以既往經過與現時需要觀之，日本與國聯殊無轉圜餘地，勢必於一九三五年退出，屆時洋委任統治地，固不失為一問題，而倫敦海軍協定，亦將於次年期滿。在此嚴重形勢之下，日

本一面欲在外交上打開新出路，一面擴充武力，準備戰爭。在此期內，日本對國聯所召集之會議，除裁軍和經濟會議以外，其關係淺者，勢將均不參加。即此二會議，亦非望其成功，不過於中擇問題性質與日本利害接近者，而聲援其主張，不負破壞責任，牽制其餘，暗結支助。至對維持國聯之主體英法，亦不採積極之接觸，而暗助反英法之國家以爲牽制要挾之工具，使歐美不能整齊參戰以對日，是爲主眼。就中日英關係比較爲重，然而英日經濟衝突已極，且日本之全亞統制運動，亦包括印度問題，非英對日有絕大讓步，日本亦不易與之妥協。日法或較易有接近之可能，其縱橫捭闔，亦均以中國問題爲中心。最近德國退出國聯消息傳出，東京即有日本將不利用此險惡形勢而謀自利之聲明，然實際歐美多故，自然日本於東亞有自由活動之機會，頗於中國不利。

## 日本的軍人與政治

(改 遺 十 二 月 號)

。但一面如上所述，日本欲根本解決中國問題，至少須經過日俄戰爭一關。德國此舉，一面促進英法美之反省與團結，同時促進法俄之接近，最近美俄復交，亦與日本對俄作戰以不利者。

總觀上述，日本外交方針，不外，強迫中國與之妥協合作，此爲打破國聯關係之列強聯合反日戰線之一種斧底抽薪辦法；②積極擴充軍備，企圖於一九三六年前後以武力打開現在難局，又爲減少戰時敵國計，必先和美攻俄，不成則和俄攻美，不得已時，控製中國與美俄混戰亦所不惜；③對歐外交，必須藉助反國聯之國家如德國等，以爲牽制要挾之具，而於其中企圖發現對英法妥協之途徑。此爲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一貫之政策，而今益變本加厲。觀其進取內憂與謀襲華南，更爲明白。(未完)

馬 哲 恆 著  
茅 生 譯

滿洲事變發生以來，軍部對日本的政治，佔有一種指 導的勢力，是任何人也不能否定的事實。滿洲事變的第二

年三月，上海事變發生了。日本在國外出以這種重大武力行動時，即使國內軍人氣分橫溢，其間不作何等的工作，軍部的勢力，更壓迫其他政治上的諸勢力，這是自然的趨勢。這種事實雖不爲軍部首腦部所覺察，然而，自五一五軍人在官邸暗殺了，大隈總理大臣以來，元老重臣以次，在民間的政黨，言論機關，對軍部的政治意見，已經失去了如昔日有力抵抗的勇氣了。大隈內閣之後，如齋藤內閣，岡田內閣等超然內閣的成立，這是元老對軍部政治意見妥協的結果。民間的輿論認爲這是一種不得已的內閣，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於是，軍部是完全握到了政治的指導權了。無論名目如何，事實總不能不承認是事實。所以，無視這種事實的態度，那只是妨碍他對今日時局的真正的了解。

一 但、五一五事件，今後是不應再有了，而且也是不能再起了。何則？因爲軍部的明眼者，已經知道軍部爲要佔政治勢力，竟惹起這樣的事件，不但是不必要，反而是有害的。從日本政治機構的性質來說，軍部以極平穩的手段，也能得握着政治指導權之道。這個道路，就是軍部大臣的武官制。根據現行的制度，陸海軍大臣是以陸海軍大中將爲必要條件。在官制上，沒有特別限制是現役的大中將

，就是後補也可以。在初雖是限定爲現役，但，二十年前的山本權兵衛內閣，已經把權擴張到了後補。不過，雖有此改正，而歷來被任爲陸海軍大臣的，後補的就沒有一人。這種制度，完全成了有名無實的規定。即到今日，組織內閣者物色軍部大臣時，也只有有在陸海軍現役大中將中去尋求。但，就陸軍，海軍職務的性質來說，皆是一種上下一致，團結堅密的組織，所以，要求遴選違反其組織意志的軍部大臣，是根本不可能。結局，無視陸海軍首腦部的意志，軍部大臣就不能得，因此，軍部即使默不作聲也難制內閣的使命。

舉個例，雖來拜大命而組織內閣時，他首先所考慮的，就是看是否能得着軍部大臣。其他的大臣，簡直是容易物色了；即或物色不了，自己兼任也可以。當然，如果他自身就是現役大中將，則不成問題可以兼任軍部大臣；否則就不能兼任，所以，如要得着軍部大臣，就不能不在極少數的現役大中將中來物色。而被物色的大中將，反乎軍部的意志，也不能承諾就任大臣。本來，拜受組閣大命者，如果國務大臣不整備，組閣就要失敗。從軍部方面來說，軍部之出不出大臣，是能使組閣成功或失敗的。即對已組成的內閣，如果內閣不合軍人的意，則撤回軍部大臣

不出任任大臣，內閣即日就會崩潰。五一五事件當時，軍人殺掉了總理大臣而發生了政變；但，軍的首腦部如果希望政變的時候，用這種過激手段，是一點也沒有必要的，只要撤送大臣，不出任任大臣就夠了。現在，我相信軍部對五一五事件那種過激的手段是反對的，因為以此這個更不穩當合理的手段，就難占着政治的指導地位。

五一五事件後，元老西園寺公維竟從內閣閣面上取個別的奪取重臣與海軍巨頭的意思。其時，西園寺公維取了大隈內閣的陸軍大臣兼木大將的意思。聽了他的意見之後，西園寺所下的結論是：如推選政黨總裁為總理大臣，陸軍大臣就恐怕不能物色。這以前，西園寺是否打算委請鈴木政支內閣，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即使他有這種意志，現在既知道鈴木內閣不能得軍部大臣，則雖使鈴木拜受大命，也是無謂的累贅。即是，理論上又會別論，但就實際政治的運行上來說，內閣的性質，是由軍部的意志來決定；即使已成立着的內閣，也有生殺其命運的可能。內閣組織的組織是這樣，所以，現在軍部在政治上操着整個的指導勢力，這并不是不可思議的。

軍部大臣限制為武官，不是自今日始，是自內閣制度有始以來就必如此的。不過，陸軍，雖有這個關係，軍

部對政治的動向，有着壓倒的勢力，但不如今日這樣的顯著。但，亦有例外：明治末年，第二次西園寺內閣，陸軍大臣上原勇作固執增設二師團問題，使內閣總辭職了。其後，任內閣成立以打倒軍團為目的的憲政擁護運動起，從陸軍自身的立場來說，是受了頗大的損害。其次出來的第一次山本權兵衛內閣，所以把軍部大臣的資格，擴張到候補上去了。在海軍方面，山本權兵衛內閣之後，清浦奎吾受命而組織內閣之際，被疑為海軍大臣的加藤友三郎中將，在未就任之先，就要求支出軍艦補充費九百五十萬元，或許是附隨時議會，或許是作一種責任支出。清浦對他這個條件沒有答應，終於使內閣組織流產了。當時的輿論，當然是對加藤友三郎攻擊，沒有屬清浦的退却。但，這總是使內閣流產的一例。

雖是有這樣的一二例外，但，明治大正年間，軍部想用軍部大臣的武官制度來支配政治運行的形跡，是沒有發見。陸軍大本營的山縣有朋，對明治三十一年，伊藤博文，想使大隈，板垣來組織政黨內閣的計劃，大大的反對了。山縣相信政黨內閣是違反日本憲法的精神的。山縣系的新聞，罵推薦政黨內閣的伊藤，好像是亂臣賊子一樣。山縣像這樣反對政黨內閣，但，一到大隈，板垣拜受大命

組織內閣時，山縣對其幕僚桂太郎入閣爲陸軍大臣也不妨礙。在這個時代，軍部不利用武官制度來決定政治的動向，是因爲軍部的巨頭，不是純粹的軍人，多半都是具有政治家的大眼光的人。陸軍巨頭的山縣，是維新的元勳，而且兩度爲總理大臣。爲了自己而讀書，翻譯外國的書籍雜誌，所以強硬使他對世界的大局有所認識，這是他很有名的話。他的幕僚桂太郎，寺內正毅，田中義一等，雖也是。在後作了總理大臣的政治家；海軍大臣山本權兵衛，曾藤實，加藤友三郎，隨後也都作了總理大臣。這是他們有政治家的素質的證據。軍人而有政治家的素質，是好的壞，這是沒有議論的餘地。不過，這些政治家當作軍部的巨頭時，軍部對政治所有的勢力，反而沒有在顯著的形式上被運用。

今春第六十五次議會，軍人干與政治，成爲問題而被討論了。其議論的根據，是在明治十五年軍政論之中，有「不惑於世論，不拘於政治」的話。一般的是把這種解釋爲「軍人不可干與政治」。在五·一五事件的被告中，也有人說這是不拘泥於政治的意味。不可泥於政治這句話，具體的是指着什麼，確實有些費解。評論家本村毅，根據當時的歷史下這樣的解說：是不可與明治十五年頃的自由民權運動有關係。現在衆議院議員選舉法，禁止現役軍人行使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禁止軍人干與政治的法規，這也許就是其代表者。

使軍人對政治容喙，是好的壞？我以爲來議論這個，畢竟是棒上的空論。這未必就不一定是如軍人教諭的解釋。無論其解釋怎樣，軍人現在總大大地活動政治了。山縣、桂、山本權兵衛等，以現役軍人而爲總理大臣，總是

對政治大大地有所活動了。軍部大臣的武官制，只要是在今日的狀態，則現役軍人就是國務大臣，國務大臣要參與一般的國政，這是不待說的，軍部通過軍部大臣，而握有政治的勢力，這也是天下周知的事實。例如關於在滿鐵構的改正，林陸相參集軍部的首腦部，携其意見而出席閣議。若果閣議不容納其意見，林陸相辭職，內閣瓦解，則軍部又可以發生政變。岡田內閣容納了軍部的意見，所以政變沒有發生；不過，軍人有干與政治的政治的力量，是無論如何不能不承認的。在政治的最高部裏面，軍人堂堂地參加活動。知道這種事實，而一方面又來議論軍人不可干與政治，這畢竟是不行的。

第六十五次議會，攻擊軍人干與政治的議論，是以暴力行爲爲中心，而大大地被討論了。衆議院豫算總會官廳長吉的質問：五·一五事件的被告，把「軍人不可拘於政治」的意見解釋爲「不拘泥」，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大角海相回答說：若果有人這樣想，我有充分的道理來改正他的錯誤。貴院豫算委員會松村毅一提出質問：在一部青年將校之間，有人以爲爲了要改造國家社會，即是用暴力亦在所不辭，這是什麼意思？林陸相回答：在現在的社會中，雖承認有這樣的理想，但想以暴力來行其理想，這是一樣也同樣感到很不好。不過，陸軍青年將校現在有像這樣思想的人，我不以爲……。

海相及陸相的答辯都極穩當。這種議論，都是從五·一五事件出發的，所以，軍部大臣，誰也不得已而立於辯解的地位。但，所謂不可用暴力行爲者，并不是由軍人來就不可，即不是軍人的任何人也不可。問題的中心，不是暴力行爲的是非，而是在軍人對政治有着關心，或者移向行

動的可否了。

我想，軍人是國民的一員，對政治關心，是當然的。軍人中的幹部，經過軍部大臣或軍的首領部來好好的干與政治，這如果是在軍部來干與的時候，在日本政治機關的制度的理由上，是能夠使內閣生或死的。這乎這以上的政治干與是不存在。其作用，從結果來看，政治政黨在議會提出內閣不信任案發生變遷，而又產生其政黨所希望的內閣，是一樣的。只有一點不同，政黨決定政治的動向的，是由選舉而議會全國，在議會上公開地來作議論的鬥爭，而由多數決定其政治行動的當否。所以，政黨的政治行動，可以或是代表某種程度多數國民的意志而行的。反之，軍部的政治行動，不是由投票而問國民的意志，其主義，不是公開地被討論，而其決定也不是由多數的。政黨有選舉的審判，然在軍部則沒有。本來，軍部本身的職務，是屬於國防與用兵的事項，沒有這些手續的義務。但是，軍部來干與政治的結合，其行的必要是顯而易見的。但是，軍部來干與政治的結合，其行動，是應有而無之。政治不能不取一切皆決於議會公論的方式。軍部大臣的職責，在內閣的組織內，軍部是成了有某種程度的法律的形式。這是由於軍部本來的任務是為必的。而軍部來干與政治，則這是應有而無之。其行動，是應有而無之。如果這法律政治的方式，與政治行動的，如果是這樣，就法律政治來看，軍部的政治行動，也成了有治外法權的特權。

我曾任與林相見面，談到一般軍人對政治關心，是當然的。不過，為了要使關心合法的，有效的，則對軍人，似應與以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修改未議院議員選舉法

如何？我這樣地質問了。林相說，如果與軍人以選舉權，則政黨議員就要來軍隊中作選舉演說了。這樣一來，大隊長是民政黨，兵卒是政友會。在軍的規律上，這是沒有辦法的。我想這也是這樣，並沒有抗辯。

軍人對政治的關心，更極顯了。我們取最近成爲了問題的陸軍小冊子來看，軍部似乎是相信爲了國防，是有把產業，金融，及其他的言論機關皆置於國家統制之下。但把社會黨的活動，皆置於國家的統治之下，是好的壞？或者就是好，應當在什麼樣的形式上來行統制？這些，都純粹是政治問題，應當尋求國民的意志來決定的。陸軍出了這樣的小冊子，確一確全國的態度，是否以爲這是立憲之道而表示歡迎？同時，對反抗對的意見，更必須表示使之充分透說的權量。因爲東洋言論的自由，是立憲態度的上不應有的。

但，軍人與政治的關聯問題，不是像這樣就解決了。軍部在政治上有絕大的勢力，是現實的狀態。軍人關心政治，也是不可爭辯的事實。軍部的政治勢力，怎樣使體隨着憲法政治原則而行。軍人對政治的關心，怎樣使體爲合法的，有效的？我想，除了使軍部及軍人與會政治融合之外，是沒有辦法的。但，作到這樣，林相所擔當的困難，也是必須承認的。這本來就是軍部與政黨，一般國民，必須親切地，認真地研究，儘可能的快來解決這問題。